

雷梦水 著

書林瑣記

啓功題籤



人民日報出版社

· 文 史 丛 书 ·

书 林 琐 记

雷梦水

人 民 日 报 出 版 社

·文史丛书·

书 林 琐 记

雷梦水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6 字数121千字

1988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4000册

书号:10132·068 定价:1.20元

I S B N 7—80002—022—3/ I ·14

目 录

傅增湘先生轶事·····	(1)
涉园藏书聚散考略·····	(3)
伦哲如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	(5)
《太和殿纪事》·····	(6)
古籍的东流·····	(7)
古籍的破镜重圆·····	(9)
古籍的回归·····	(10)
为了保存古籍·····	(11)
车王府钞藏曲本的发现和收藏·····	(13)
琉璃厂书肆见闻·····	(14)
版本学家王晋卿先生传略·····	(16)
记书画鉴定专家王禹平先生·····	(19)
谢国桢的两首诗·····	(21)
也谈八千袋·····	(23)
海源阁珍本的散失·····	(26)
忆傅惜华先生·····	(28)
记张杰丞先生·····	(30)
《东方三大图》的故事·····	(31)
双鱼胡同和文明胡同·····	(32)
朱自清先生买书记·····	(33)

邓之诚先生买书·····	(36)
琉璃厂书肆四记·····	(41)
隆福寺街书肆记·····	(58)
记古书业封货·····	(67)
记古书业检货·····	(68)
记琉璃厂古书明码售货之始·····	(69)
记厂肆售货密码 (俗称暗字) ·····	(70)
古书业与近代几位藏书家·····	(72)
北京慈仁寺考略·····	(77)
记伦哲如先生·····	(90)
记北京直隶书局古书样本被焚·····	(95)
来薰阁与“水西楼”·····	(96)
富晋书社与测海楼·····	(97)
刘半农先生与贯华堂原刊本《水浒传》·····	(99)
研究清史的参考书·····	(101)
飞鸿堂印谱·····	(102)
潘明训与宋本《礼记正义》·····	(103)
一部善本的复归·····	(105)
张少元与厂甸·····	(107)
姚茫父的书·····	(109)
记旧钞本《履巉岩本草》·····	(111)
袁寒云与宋版白文《八经》·····	(112)
记书估古书作伪·····	(114)
书籍编目之难·····	(117)
再谈古籍编目之难·····	(120)
《说文古本考》补阙·····	(121)

记明弘治岳家刊本《西厢记》·····	(123)
记宋本《楚辞集注》·····	(124)
记明活字本《毛诗》·····	(125)
《贩书偶记》及其《续编》·····	(126)
希望纠正·····	(130)
室名小考·····	(131)
近代学人室名小考·····	(134)
近代学人室名琐记·····	(136)
记目录学家孙耀卿·····	(138)
篆刻学家张樾丞先生传略·····	(148)
我和古书（代跋）·····	(151)
附：古书常用名词术语浅说·····	(153)

傅增湘先生轶事

傅增湘字沅叔，晚号藏园老人，四川江安县人。光绪二十年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直隶提学使，民国六年王士珍内阁时期任教育总长，此后曾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等职。

沅叔好游名山大川，遍访名胜古迹，因著《秦游日记》、《衡庐日记》等。先生有聚书癖好，尝与缪艺风、曹揆一、董授经相往还，互相鉴别考藏。辛亥革命避居上海时，购得宋刻《古文集成》，系四库馆进呈本。在沪得与沈曾植、杨守敬、莫楚孙、徐积余、张元济相互研究板本文学，兴致更浓。其后北方盛伯羲、宝孝劼、端方等所藏书相继散出，于是收到端方所藏宋刻百衲本《资治通鉴》，合其祖遗旧藏元朝兴文署刻《胡注资治通鉴》，因名其室为“双鉴楼”。接着南方的藏书家范氏天一阁、卢氏抱经楼、丁氏持静斋、缪氏艺风堂、莫氏邵亭、以及定兴徐梧生、长沙叶德辉、凤禹门等家藏书都先后流散于市。杨氏海源阁的藏书，也遭兵灾而散出。此时，傅氏极力搜求，收获甚巨，得有宋、辽、金、元刊本书六千三百余卷，明刻及钞校本三万余卷，以及旧藏共约十万卷有奇，其中以北宋本《乐府诗集》极为罕传。

此书一百卷，北宋刊本，十四行，二十三字，白口双栏，版心下记人名，配入元刊卷十九至二十六、卷九十六至一百，凡十三卷。配入钞本卷二十七至三十四，凡八卷。有“乾学

之印”、“健菴”、“东吴叶裕 祖仁藏书”、“宋少保石 林公二十一世孙裕”“获墅堂”诸印。

民国三十年孟春，琉璃厂文友堂书店由于不慎竟遭祝融之灾，致使傅先生受到一场虚惊。据《藏园群书题记》云：北宋本《乐府诗集》自戊午（1918）入篋后，肩置秘库，已二十余年，平日不轻以示人。昨岁季秋，偶检书及之，因思硬黄经笈，留遗至八九百年，颇为珍秘，今用作书衣，多至四十余番，触手摩挲、易滋损渥，乃拆出付裱家接连，装为双卷，俾资珍护。以年祀深远，蠹损日增，遂付文友堂书坊为觅善工，重加装褙。装工王仲华者，曾效技北平图书馆，缀补旧籍，号为精良，因以委之。延及残腊，全部二十有四册，修订讫事，精整明湛，焕然改观，余以外护既易去宋笈，非别选精楮，不足以示珍储，因取家藏高丽苔笈，加染靛蓝，用为外衣。而时逼岁除，染工迟滞，久不报命，此书以待纸之故，庋存于文友堂肆中者，殆及经月。洎上元节过，王工乃取新染纸持书还家，从容加线，至二十一日易衣讫事，亟思赍回文友肆中，以冀早释重负，纸封布裹，迫欲携将。忽忆有人方招午饮，幡然遂止。迨宾筵酒罢，更作方城之游，还家已迫曛暮，蹉跎竟日，讫未送还。而文友书肆是夕忽肇焚如之祸，四壁图书，顷刻煨烬，肆主魏笙甫，跳身踰屋，幸而获免，更无暇询及万卷藏书矣。翌晨此耗传来，私心惋叹，不图二十年来严扃密锁之珍，一旦出匣重装，猝遭环劫，徬徨绕屋，心急如焚，只可强作达观，付之无可如何已耳。踰午，赶赴厂市慰问笙甫于松筠阁，始悉王工缘事迁延，此书幸逃浩劫，使垂毁之物，竟得完璧而归。”可见历代藏书家访求典守，备历艰虞。在书林中传为佳话。

涉园藏书聚散考略

陶湘字兰泉，字涉园，江苏武进人。于民国初年来京，迁居津门，晚年居沪，任职纱厂及银行界多年，平生善藏书、刻书，藏书室名“涉园”。

陶氏与满族荣厚友善，同入缪筱珊先生门下，在其指导和影响下极力购藏校刊和覆校旧本。陶氏购藏有如下特点：一为明刻本，尤其最喜收辑毛氏汲古阁刻书。汲古阁刻书由明万历迄清初，垂四十年之久，约共刻书六百余种。陶氏竭尽其力，遍委京沪书林友好，代为搜罗，共得五百余种，几为毛氏的全部。同时还特别注意收藏万历、天启间闵、凌二家所刻朱墨套印本书。闵、凌二家刻工极为相似，刊印纸墨工料俱精，据其撰目所载，共收一百三十七种，其中以附图之戏曲小说如：《红梨记》、《西厢记》、《琵琶记》、《绣襦记》、《秦月楼》、《幽闺记》、《四梦》等，传世极罕。其他尚有明成化十年刻本《辍耕录》，首附陶宗仪肖像，极为可贵。万历间程君房刻之《程氏墨苑》八卷本（另有十四卷本），系初印本，五色套板，极精湛绝伦。

其次为清代武英殿刻本书，而且专门搜辑殿板中开花纸印本。其搜罗较备，除《古今图书集成》因部头较大未收外，其余各书几乎应有尽有。因陶氏特爱开花纸印本，故世有“陶开花”之称。

陶氏收辑丛书时特别留意丛书以外之单行本，并附在丛书之后，如：清马国翰刻《玉函山房辑佚书》后附马国翰撰之《玉函山房文集》等。他对所收藏书爱护备至，稍有破损，即觅良工维修，并自设计月芽式四合书套，选工极严，缝棱不苟，书林誉为陶氏书套。

陶氏藏书其间聚散只三十年左右，清末开始购藏，当时生活丰裕，不惜重金满足所好。迨至民国二十年后，又为生活所迫，故将全部藏书陆续散出。《辍耕录》与《程氏墨苑》两书售归郑西谛。1933年，北京文友堂书店以四万元购妥其所藏毛氏汲古阁刊书约一百二十种及明闵齐伋、凌濛初刊本书一百二十八种和殿本开花纸书一百余种。陶氏所藏书皆系宽大初印，书品洁净，墨色十足，装订古雅美观。此后陶氏以售价太廉，则不售，文友堂与其兴讼，经董授经先生调解，结果只将殿板开花纸书一百数十种以原价四万元归文友堂，其中包括平定各省的方略二十种经易培基介绍售归广东中山大学图书馆十余种，其余十余种系松筠阁由日人松村太郎介绍售归日本东洋文库。又丛书部分则由陶氏亲自售于日本京都文化研究所，该所编之《汉籍目录》丛书部分即陶氏旧藏。陶氏余下之汲古阁刻书以及闵、凌二氏刻书售归满族荣厚。荣厚字叔章，伪满银行总裁。荣氏因得此一批精本，特辟一室储藏，故名其室曰“萃闵室”。其后此批书经魏丽生以万元转售于溥仪，又其余之殿板开花纸一百余种亦由魏丽生以三万元转售于溥仪。闻魏氏云：日本投降后，伪满瓦解，溥仪被逮，这批珍贵的祖国文化遗产竟告失踪，疑毁于火，令人痛惜。

伦哲如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为已故伦哲如先生所著，所记多近五十年事。先生喜读书，以搜访故书及过录批校之事耗去一生精力，著书时间反而被夺去。抗战前，吴柳隅主编《正风》半月刊，伦先生试作记述近代藏书家轶事，而系以诗俾，使读者得知梗概，于是连载数期，即《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后以《正风》停刊，尚有若干首没有刊布，幸好原稿尚未遗失，并有钞本流传。伦哲如先生的藏书纪事诗以近代为主，有异于叶昌珪的多是根据传说的《藏书纪事诗》，写有近人百数十家，其中有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垣、姚茫父、冼玉清、刘师培等人，有不少独得之见。这些看法也见于他写的《续书楼藏书记》和《拟印四库全书之管见》等文中。伦哲如与琉璃厂的孙耀卿最友善，其所藏精品，多经孙先生购得。他指导孙耀卿先生经营古书，如何为学术研究服务，并在业务当中，特别留意四库未收之书，编成《贩书偶记》及续编、《丛书目录拾遗》、《清代禁书知见录》、《琉璃厂小志》、《北京风俗杂咏》等，为学术界所称道。

《太和殿纪事》

《太和殿纪事》，是一部流传不广，甚为罕见的书。研究北京掌故的专家也很少提到这部著作。该书记述营造太和殿工程的事，共十卷，著者江藻，绘图者禹之鼎，清康熙三十二年刊，订一册。这位江藻担任过清朝工部营缮吏司郎中，因此有此作。现在宣武门外的陶然亭，当初也是他主持建造的，因此陶然亭一名江亭。

书的首页有太和殿图和殿顶天花板图，都是禹之鼎所画。禹字上吉，号慎斋，江都人，康熙间官鸿胪寺序班。一时内廷人物和名人小像，都出自他的手笔。生平杰作有《王会图》一卷行世。《太和殿纪事》一书由于禹的插图更为生色。

古籍的东流

二十年代前后，在军阀反动统治时期，历年混战，经济崩溃，民不聊生，致使我国学术机关单位以及个人购书力量非常薄弱。北京琉璃厂的旧书肆日渐萧条，旧书业的奸商为谋暴利，私自将大批善本古籍外流，使祖国的文化蒙受重大损失，这些奸商亦成为国家的千古罪人。

北京琉璃厂会文斋书店主人何培元，字厚甫，河北衡水人，精板本，生平所见宋元旧本书不可胜数。平时将所见古书详记其行格序跋，积稿十余册，有不少出自诸家书跋藏志之外者。他曾经由前清内监手中购得宋本《备全总效方》四十卷，书前有绍兴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左朝奉大夫，知平江军府事提举学事，兼管内劝农使，溧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金鱼袋李朝正序。每页二十行，行十六字，鱼尾下有刻工姓名。这部书曾经是清初季沧苇、徐健庵家藏，有“季印振宜”、“沧苇”、“乾学”、“徐健庵”诸印，不见诸家著录，实孤本也。何某以为奇货可居，秘不示人，因而遭到同业人的嫉妒，并在同业中制造谣言说，见有戴红缨帽者来找何某。（当时废帝溥仪尚未出宫，当差的官服仍守旧制。）何某听说后，心虚胆怯，害怕官府查究其事，即于1921年请同乡李福卿主持店务，并规定此书为账外财产，告老返回故里隐居。

后来何某病故，其后人通过琉璃厂文友堂售予日本，得

值万金，以三千元作手续费。此书现归日本大阪武田长兵卫氏庋藏（见日本《佚存书目》）。旧社会，古籍和文物外流的情况是严重的，很多学者专家不得不到国外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去寻觅资料。直到1949年以后，我们才制止了古籍外流的状况。《备全总效方》的外流，藏书家伦哲如先生曾写诗纪其事云：“内家珍本到东瀛，册卷医方刻绍兴。晚与邨园还往密，手批答问赠何兄。”

古籍的破镜重圆

一部古籍的得以保存和流传、实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最近见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经典释文》，使我想到了这部宋版书的破镜重圆记。这部书是研究我国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名著，为古籍版本工作者提供了宝贵资料，也为阅读我国古代典籍的广大读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工具书。

1946年，北京琉璃厂蜚英阁书店的裴子英先生，从长春尚古斋古玩字画店赵姓处购得传世极罕本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为宋国子监刻，宋元递修臻本六册（第一函，一至六卷）。裴精于版本学，即交由同业藻玉堂王子霖代售，将第二至六卷，转售于前北平图书馆，复将首册得善价售于天津著名的版本学家周叔弢先生。此书为清宫旧藏，前清废帝溥仪出宫时携出。日本侵略者投降后，首函由伪满宫中散出，其余三函（七至第三十卷）归沈阳博物馆收藏，至1948年由国史馆馆长金静庵先生携归北平图书馆。

周叔弢先生藏书甚丰，解放后，多次将珍藏献给国家，这本《经典释文》的首册，也捐赠北京图书馆，终于使这部珍籍破镜重圆，得以完璧。

古籍的回归

毛晋，明末江苏常熟人，性好聚书，湖州书舶云集于门，有谚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前后积至八万四千册，于宋元刊本之精者，以“宋本”、“元本”椭圆式印刊之，又以“甲”字印铃其首。晋亦爱好钞书，所藏钞本最精，公私藏家非常重视。世称“毛钞”。嘉庆庚申黄氏士礼居刊《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载毛氏钞本一百十七种，传刻钞写古书，流布天下。

宋人叶梦得《石林奏议》十五卷，为汲古阁毛晋摹宋本，铃有“汲古阁”、“毛晋”、“宋本”、“甲”字印，为清满族大藏书家凤山（禹门）旧藏，于清光绪间由厂肆翰文斋购得，书已残破不整，委托隆福寺聚珍堂加工装修，完整如新。卷十五末有毛晋题识云：“从李中麓先生宋本影写，希世之宝也，惜有糜烂处。”

辛亥革命时凤氏在广州中弹死亡，他的藏书遗归家人。1925年经修绠堂、文奎堂、宝文书局、文友堂四家书店合资将其全部藏书购得，其毛钞《石林奏议》由文友堂售与日本文求堂书店田中庆太郎，流失海外。1944年又由庸斋以重值重新购归，完璧无阙，后归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收藏。

为了保存古籍

抗战前，琉璃厂旧书同行多循旧例，常去山西各县购书，那里是小说、戏曲等旧书的流散地。自清代以来，山西各县商人多经营银钱庄行业，富于财，购书亦多精品。但其后人多败落，子弟也不知重视古籍，廉价售出。北平旧书行业不断去访求，常有重大收获。1931年左右，琉璃厂的张修德，以廉价购得明万历丁巳（1617年）刻本《金瓶梅词话》一部，计一百回，原题明兰陵笑笑生撰，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四字，不见诸家著录，盖孤本也。以五百元售归文友堂。

文友堂得此书后，轰动了文化界，北平图书馆馆长徐森玉先生闻讯捷足先至，而该店主人将书隐藏，并编造谎言，诡称书主已将原书索回，并谈及此书曾摄影两张，以代书样，实售二千元，而且要求先付款，后取书。当时北平图书馆购书费不足，文友堂一向又同日本文化界有来往，遇有善本便以高价售归日本，因而激起了文化界的公愤。后有人以爱国锄奸的名义书写字条贴在一枚炸弹上，置于该店门首，以示警告。该店主人畏惧闯祸，经过再三磋商，终于以一千八百元之高价成交。北平图书馆虽是国家单位竟筹款困难，乃由袁同礼、徐森玉、赵万里诸先生筹款，~~由徐森玉、赵万里~~佚小说刊行社的名义将它影印出来，每部定价三百元，但所